

古
今
小
說

二程
信之





江作之一
蘇公望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白髮蘇媿老嫗不知生長何年相隨寶駕共南遷
往事能言舊汴○前度君王遊幸一時詢舊悽然
魚羹妙製味猶鮮雙手擎來奉獻

話說大宋乾道淳熙年間孝宗皇帝登極奉高宗爲
太上皇那時金邦和好四郊安靜偃武修文與民同
樂孝宗皇帝時常奉着太上乘龍舟來西湖玩賞湖
上做買賣的一無所禁所以小民多有乘着聖駕出
遊起趁生意只賣酒的也不止百十家且說有箇酒

家婆姓宋，排行第五，喚做宋五嫂。原是東京人氏，造得好鮮魚羹。京中最是有名的。建炎中，隨駕南渡。如今也僑寓蘇隄。趕趁一日，太上遊湖，泊船蘇隄之下，聞得有東京人語音，遣內官召來。乃一年老婆婆，有老太監認得他是汴京樊樓下住的宋五嫂，善煮魚羹。奏知太上，太上題起舊事，悽然傷感，命製魚羹來獻。太上嘗之，果然鮮美，卽賜金錢一百文。此事一時傳遍了臨安府。王孫公子，富家巨室，人人來買。宋五嫂魚羹，喫那老嫗因此遂成巨富，有詩爲證。

時人倍價米爭市

半買君恩半買錢

又一日御舟經過斷橋太上捨舟閒步看見一酒肆
精雅坐啟內設箇素屏風屏風上寫風入松詞一首
詞云

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
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
○ 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
去餘情付湖水湖煙明日重移殘酒來尋陌上花
鉶

太上覽畢再三稱賞問酒保此詞何人所作酒保答

言此乃太學生于國寶醉中所題。太上笑道：此詞雖然做得好，但未句重移殘酒，不免帶寒酸之氣。因索筆就屏上改云：明日重扶殘醉，即日宣召于國寶見駕。欽賜翰林待詔。那酒家屏風上添了御筆，遊人爭來觀看。因而飲酒，其家亦致大富。後人有詩單道于國寶際遇太上之事。詩曰：

素屏風上醉題詞

不道君王盼徠奇

若問姓名誰上遠

酒家卽是魏無知

又有詩讚那酒家云

御筆親刷墨未乾

滿城聞說盡爭看

一煞添屋債賒湯

始信皇家雨露寬

那時南宋承平之際無意中受了朝廷恩澤的不知多少同時又有文武全才出名豪俠不得際會風雲被小人誣陷激成大禍後來做了一場沒撻煞的笑話此乃命也時也運也正

時來風送滕王閣

運退雷轟鴛鴦禪

話說乾道年間嚴州遂安縣有箇富家姓汪名字字師中曾登鄉薦有財有勢專一武斷鄉曲把持官府爲一鄉之豪霸因殺死人命遇了對頭將汪字問犯吉陽軍去他又賁緣魏國公張浚假以募兵報効爲

由得脫罪籍回家益治貨產復致大富他有箇嫡親兄弟汪垂字信之是箇文武全才從初只在哥哥身邊居住因與哥哥汪孚酒中爭論一句問結等口氣隻身退走出門口裏說道不致千金誓不還鄉身邊只帶得一把雨傘並無財物思想那裏去好我聞得人說淮慶一路有耕可業甚好經營且到彼地再作道理只是沒有盤纏心生一計自小學得些鎗棒拳法在身那時抓縛衣袖做箇把勢模樣連着馬頭聚處使幾路空拳將這傘權爲鎗棒撒箇架子一般有人喝采賞錢幾文幾錢買些酒飯用度不一日

沒了楊子江，一路相度地勢，直上山安慶，竟過了宿松，又行三十里，地名麻地坡，看見荒山無數，只有破古廟一所，絕無人居，山上都是炭材。汪革道：「此處若起箇鐵冶炭又方便，足可值一方之利。」於是將古廟爲家，在外糾合無籍之徒，因山作炭賣，炭買鐵，就起箇鐵冶，鑄成鐵器，出市發賣。所用之人，各有職掌，思慮並著，無不欽服。數年之間，發箇大家事，起來遣人到嚴州，取了妻子來，麻地居住，起造廳屋十間，極其壯麗。又占了本處黏坊，每歲得利若干，又打聽望江縣有箇天荒湖，方圓七十餘里，其中多生魚蒲之類，汪

革承佃爲己業湖內漁戶數百皆服他使喚每歲投
他魚租其家益富獨霸麻地一鄉鄉中有事俱由他
武斷出則佩刀帶劍騎從如雲如貴官一般四方窮
民歸之如市解衣推食人人願出死力又將家財交
結附近郡縣官吏若與他相好的酒杯來往若與他
作對的便訪求他過失輕則遣人許訟敗其聲名重
則私令亡命等於沿途劫害無處踪跡以此人人懼
怕交驩恐後分明是

郭解重生

朱家再出

黃堅鄭非

名聞郡國

不娶國計
亦道私恩
大厚之歎
今古一律
伊魯說

話今兩縣志說江淮宣撫使皇甫傑為人寬厚頗得
士心招致四方豪傑就中選驍勇的厚其資糧朝夕
訓練號爲忠義軍宰相湯思退忌其威名要將此缺
替與門生劉光祖乃陰令心腹御史劾奏皇甫傑靡
費錢糧招致無賴兇徒不戰不征徒爲他日地方之
害朝廷將皇甫傑革職就用了劉光祖代之那劉光
祖爲人又畏懦又刻薄專一阿奉宰相乃悉反皇甫
傑之所爲將忠義軍散遣歸田不許占住地方生事
可惜皇甫傑幾年精力訓練成軍今日一朝而散這
些軍士也有歸鄉的也有結夥走綠林中道路的就

中單表二人程彪程虎荊州人氏弟兄兩箇都學得一身好武藝被劉光祖一時驅逐平日有的請受都花消了無可存活思想投奔誰好猛然想起洪教頭洪恭今住在太湖縣南門倉巷口開箇茶坊他也曾做軍校昔年相處得好今日何不去奔他其他商議資身之策二人收拾行李一逕來太湖縣尋取洪恭洪恭恰好在茶坊中相見了各叙寒溫二人道其來意洪恭自思家中蝸窄難以相容當晚殺雞爲黍管待二人送在近處菴院歇了一晚次日洪恭又請二人到家中早飯取出一封書信說道多承二位遠來

本當留住幾時，爭令家貧待慢，今指引到一箇去處，
管取情投意合，有箇小小富貴。二人謝別而行，將書
札看時，上面寫道：此書送至宿松縣麻地坡汪信之
十二爺開拆。二人依言來到麻地坡，見了汪華將洪
恭書札呈上。汪華拆開看時，上寫道：

侍生洪恭再拜。字達信之十二爺閣下，自別台顏
時切想念。茲有程處程虎兄弟，武藝超羣，向隸籍
忠義軍，今爲新統帥散遣，不用特奉薦至府，乞留
爲館賓。令郎必得其資益，外敝縣有湖蕩數處，頗
有出產。閣下屢約來看，何遲遲耶？專候撥冗一臨。

若得之亦美業也

汪革看畢大喜卽喚兒子汪世雄出來相見置酒款待打掃房屋安歇自此程彪程虎住在汪家朝夕與汪世雄演習弓馬點撥鎗棒不覺三月有餘汪革有事欲往臨安府去二程聞汪革出門便欲相別汪革問道二兄今往何處二程答道還到太湖會洪教頭則箇汪革寫下一封回書寄與洪恭正欲賞發二程起身只見汪世雄走來向父親說道鎗棒還未精熟欲再畱二程過幾時講些陣法汪革依了兒子言語向二程說道小兒領教未全且屈寬住一兩箇月待

不才國家奉送二程見汪革苦留只得住了却說汪革到了臨安府幹事已畢朝中訛傳金虜敗盟詔議戰守之策汪革投匭上書極言向來和議之非且云國家雖安忘戰必危江淮乃東南重地散遣忠義軍最爲非策永又云臣雖不才願倡率兩淮忠勇爲國家前驅恢復中原以報積世之仇方表微臣之志天子覽奏下樞密院會議這樞密院官都是怕事的只曉得臨渴掘井那會得未焚徙薪况且布衣上書誰肯破格薦引又未知金韃子真箇殺來也不且不覆奏只將溫言好語款留汪革在水府候用汪革因此

逗留臨安急切未回正是

將相無人國內虛

布衣有志在嗟吁

黃金散盡貂裘敝

悔向咸陽去上書

話分兩頭再說程彪程虎二人住在汪家將及一載胸中本事傾倒得授與汪世雄指望他重重相謝那汪世雄也情願厚贈奈因父親汪革一去不回二程等得不耐煩堅執要行汪世雄苦苦相留了幾遍到後來畢竟留不住了、一時手中又值空乏打并得五十兩銀子分送與二人每人二十五兩衣服一套置酒作別席上汪世雄說道重承二位高賢屈留賜教

本當厚賄只凶家父久高臨安二位又堅執要去世
雄手無利權只有些小私財權官路費改日二位若
便道光願尚容補謝二人見銀兩不多大失所望口
雖不語心下想道洪教頭說得汪家父子萬分輕財
好義許我箇小富貴特特而來淹留一載只這般資
發起身北着忠義軍中請受也爭不多早知如此何
不就汪革在家時即便相辭也少不得助些盤費如
今汪革又不回來欲待再住些時又喫過了送行酒
了只得快快而別臨行時與汪世雄討封回書與洪
教頭汪世雄文理不甚通透便將父親先簡寫下這

封書道與二程托他致意二程救了汪世雄又送一
程方纔轉去當日二程走得因乏到晚尋店歇宿沽
酒對酌各出怨望之語程虎道汪世雄不是箇三歲
孩兒難道百十貫錢鈔做不得主直恁裝窮推故將
人小覷程慮道那孩子雖然輕薄也還有些面情可
恨汪革特地相留不將人爲意數月之間書信也不
寄一筒只說待他回家奉送難道十年不回也等他
十年程虎道那些倚着財勢橫行鄉曲原不是什麼
輕財好客的孟嘗君只看他老子出外兒子就支不
動錢鈔便是小家樣子程慮道那洪教頭也不識人

難道別沒箇相識，儘薦到這三家村去處。二箇一遞一句說了，半夜喫得有八九分酒了。程虎道：「汪革寄與洪教頭書，書中不知寫甚言語，何不拆來一看。」程虎真箇解開包裹，將書取出，濕開封處，看時，上寫道：「侍生汪革再拜。覆書子敬，教師門下久別，懷念得手書如對面言，可知也。承薦二程，卽畱與小兒相處，奈彼欲行甚促，僕又有臨安之遊，不得厚贈，有負水意，慚愧慚愧。」

書尾又寫細字一行云：

別諭侯從臨安回，卽得踐約計期，當在秋涼矣。革

再拜

程虎看罷，大怒道：「你是箇富家，特地投奔你一場，便多將金帛結識我們，久後也有相逢處，又不是雇工代役，美甚日子，久近却說道做行甚促，不得厚贈，主意原自輕了。」程虎便要將書扯碎燒毀，却是程彪不肯，依舊收藏了，說道：「洪教頭薦我兄弟一番，也把箇回信與他，使他曉得沒甚湯水。」程虎道：「也說得是。」當夜安歇無話。次早起身，又行了一日，第三日趕到大湖縣，見了洪教頭。洪恭在茶坊內坐下，各敘寒溫。原來洪恭向來娶了箇小老婆，喚做細精，最是幫家做

如此
怕其羞之
答

活看窮織絹不辭辛苦洪恭十分寵愛只是一件那婦人是勤苦作家的水也不捨得一盃與人喫的前次程彪程虎兄弟來時洪恭雖然送在巷院安歇却費了他朝暮兩食被那婦人絮咭了好幾日今番二程又來洪恭不敢延款了又乏錢相贈家中存得幾疋好絹洪恭要贈與二程料是細姨不肯自到房中取了四疋揣在懷裏剛出房門被細姨撞見攔住道老無知你將這絹往那里去洪恭遮掩不過只得央道程家兄弟是我好朋友今日遠來別我還鄉無物表情你只當權借這絹與我休得違拗細姨道老

娘千辛萬苦，織成這絹，不祀來自送與人的，你自家有絹自家做人情，莫要干涉老娘。洪恭又道：他好意遠來着我酒，也不畱他喫三杯了。這四疋絹，怎省得我的娘好？反讓我做主這一遭兒，待送他轉身，我自來陪你的禮，說罷就走。細姨扯住衫袖道：你說他遠來有甚好意？前番白白裏喫了兩頓，今番又做指望。這幾疋絹，老娘自家也不捨得做衣服穿，他有甚親情往來，却要送他。他要絹時，只教他自與老娘取討。洪恭見小老婆執意不肯，又怕二程等久只得發箇狠，灑脫袖子，逕奔出茶坊來，惹得細娘喉急，發起話。

來道甚麼沒底肚的尤想非親非眷不時到人家窩
慚各人要達時務便好我們開茶坊的人家有甚大
出產常言道賤人不富自家窮有我們這樣老無知
老禽獸不守本分慣一招引閻神野鬼上們鬧炒看
你沒飯在鍋裏時節有那箇好朋友把一斗五升來
資助你故意走到屏風背後干禽獸萬禽獸的罵原
來細娘在內爭論時二程一句句都聽得了心中十
分焦燥又聽得後來罵詈好沒意思不等洪恭作別
取了包裹便走洪恭隨後起來說道小妾因兩日有
些反目故此言語不順二位休得計較這粗絹四疋

百公六第
權折一飯之敬，休嫌微鮮。程彪、程虎那里肯受，抵死推辭。洪恭只得取絹自回。細姨見有了絹，方纔住口。正是：

從來陰性吝嗇

一文割捨不得

剝盡老公面皮

惡斷朋友親戚

大抵婦人家勤儉惜財，固是美事也。要通乎人情，比如細姨一味怪吝，不存丈夫體面，他自躲住房室之內，做男子的免不得出外。如何做人？為此思變爲仇，招非攬禍，往往有之。所以古人說得奸道是妻賢夫弱，少子孝父心寬。同話休題，再說程彪、程虎二人，初

等

意不見洪教頭指壁照前款留他便相訴心腹再求他薦到箇好夫處又作道理不期反受了一場辱罵思量沒處出氣所帶汪革回書未投想起書中有別諭候秋涼踐約等話不知何事心裏正恨汪革何不陷他謀叛之情兩處氣都出了好計好計只一件這書上原無實證難以出首除非如此如此二人離了太湖縣行至江州在城外覓箇旅店安放行李次日弟兄兩箇改換衣裝到宣撫司衙門前覓了一回回來喫了早飯說道多時不曾上潯陽樓今日何不去一看兩箇鋪上房門帶了些散碎銀兩逕到潯陽樓

來那樓上遊人無數，二人倚欄觀看，忽有人扯着程彪的衣袂，叫道：程大哥，幾時到此？程彪回頭看，認得是府內慣緝事的，諱名叫做張光頭。程彪慌忙叫兄弟程虎一齊作揖，說道：一言難盡，且同坐喫三杯，慢慢的告訴。當下三人揀副空座頭坐下，分付酒保取酒來飲。張光頭道：聞知二位在安慶汪家做教師，甚好際遇。程彪道：甚麼際遇？幾乎弄出大事來，便附耳低言道：汪革久霸一鄉，漸有謀叛之意，從我學弓馬戰陣，莊客數千，都教演精熟了。約大湖洪教頭洪恭秋涼一同舉事，教我二人糾合忠義軍，替人爲內應。

我二人不從逃走至此張光頭道有甚證據程虎道見有書札托我回復洪恭我不曾替他投遞張光頭道書在何處借來一看程彪道在下處三人飲了一回還了酒錢張光頭直跟二程到下處取書看了道這是機密重情不可洩漏不才卽當稟知宣撫司二位定有重賞說罷作別去了次日張光頭將此事密密的稟知宣撫使劉光祖光祖卽捕二程兄弟置獄取其口詞并汪革復洪恭書札密地飛報樞密府樞密府官大驚商量道汪革見在本府候用何不擒來鞫問差人去拿汪革時汪革已自走了原來汪革素

性輕財好義。樞密府裏的人一箇箇和他相好。聞得風聲預先報與他知道。因此汪革連夜逃回樞密府。官見拿汪革不着。愈加心慌。便上表奏聞天子。天子降詔責令宣撫使捕汪革。洪恭等宣撫司移文安慶李太守轉行太湖宿松二縣拿捕反賊。却說洪恭在太湖縣廣有耳目。聞風先已逃避無獲。只有汪革家私浩大。一時難走。此時宿松縣令正缺。只有縣尉姓何名能。是他權印奉了郡檄。點起士兵二百餘人。望麻地進發行水十里。何縣尉在馬上思量道。聞得汪家父子號勇。更兼冷戶漁戶。不下千餘。我這一去可

不在送了性命，乃與上兵都頭商議，向山谷僻處屯住數日，回來稟知李太守道：「汪革反謀，果是真的。莊上器械精利，整備拒捕，小官寡不敵衆，只得回軍，伏乞鈞旨別差勇將前去，方可成功。」李公聽信了，便請都監郭擇商議。郭擇道：「汪革武斷一鄉，目無官府，已非一日。若說反叛，其情未的。據稱拒捕，何曾見官兵殺傷，依起愚見，不須動兵。小將不才，情願挺身到彼，觀其動靜。若彼無叛情，要他親到府中分辨，他若不來，勦除未晚。」李公道：「都監所言極當，卽煩一行，須體察仔細，不可被他瞞過。」郭擇道：「小將理會得。」李公又

古今小傳
問道將軍此行帶多少人去郭擇道只親隨十餘人足矣李公道下官將一人幫助卽喚緝捕使臣王立到來王立朝上唱箇喏立於傍邊李公指着道此人膽力頗壯將軍同他去時緩急有用原來郭擇與汪革素有交情此行輕身而往本要勸諭汪革周全其事不期太守差王立同去他倚着上官差遣便要誇才賣智七嘴八張連我也不好做事了欲待推辭不要他去又怕太守疑心只得領諾快快而別次日王立抓扎停當便去催促郭擇起身又向郭擇道郭擇捕賊文書類要帶去汪革這斷來便來不來時小人

着都監一條麻繩扣他頸皮，王法無親，那怕他走
上天去。郭擇早有三分不樂，便道：「文書雖帶在此，一
時不可說破，還要相機而行。」王立定要討文書來看，
郭擇只得與他看了。王立便要拿起，却是郭擇不肯，
自己收過，藏在袖裏。當日郭擇和王立都騎了馬，手
下跟隨的不上二十箇人，離了郡城，望宿松而進。却
說汪革自臨安回家，已知樞密院行文消息，正不知
這場是非從何而起，却也自恃沒有反叛實跡，跟脚
牢實放心得下。前番何縣尉領兵來捕，雖不曾到麻
地，已自備細知道這番如何，不打探消息，聞知郡中

列於其下
共矣

又差郭都監來帶不滿二十人只怕是誘敵之計預
戒莊客大作準備分付兒子汪世雄埋伏壯丁伺候
倘若官兵來時只索抵敵却說世雄妻張氏乃太湖
縣鹽賈張四郎之女平日最有智數見其夫裝束問
知其情乃出房對汪革說道公公素以豪俠名積漸
爲官府所忌若其原非反叛官府亦自知之爲今之
計不若挺身出辨得罪猶小尚可保全家門倘一有
拒捕之名美假成真百口難訴悔之無及矣汪革道
郭都監吾之故人來時定有商量遂不從張氏之言
再說郭擇到了麻地選至汪革門首汪革早在門外

迎候說道不知都監駕臨荒僻失於遠接郭澤道郭
某此來甚非得已信之必然相諒兩箇揖讓升廳分
賓坐定各叙寒溫郭擇看見兩廂廝莊客往來不絕
明晃晃擺着刀鎗心下頗懷悚懼又見王立跟定在
身傍不好細談汪革開言問道此位何人郭擇道此
乃太守相公所遣王觀察也汪革起身重與王立作
揖道失瞻休罪便請王立在廳側小閣兒內坐下差
箇主管相陪其餘從人俱在門首空房中安扎一時
間備下三席大酒郭擇客位一席汪革主位相陪一
席王立另自一席餘從滿盃肉大瓠酒儘他醉飽飲

酒中間汪革又移席書房中小坐却細叩郭擇來意
郭擇隱却即微內言語只說道太守相公深知信之
被誣命郭某前來勸諭信之若藏身不出便是無絲
有線了若肯至郡分辨郭某一力擔當汪革道且請
寬飲却又理會郭擇真心要周全汪革乘王立不在
眼前正好說話連次催併汪革決計汪革見逼得慌
愈加疑惑此時六月天氣暑氣蒸人汪革要郭擇解
衣暢飲郭擇不肯郭擇連次要起身汪革也不放只
官對着大觥相勸自己牌至申牌時分席遂不散郭

情見天色料脫恐怕他留宿決意起身說道適郭某

所言出於至誠並無半字相欺從與不從早早我休
休得兩相擔誤汪革帶着牛醉喚郭擇的表字道希
顏是我故人敢不吐露心腹某無辜受謗不知所由
今卽欲入郡參謁又恐郡守不分皂白阿附上官強
入人罪鼠雀貪生人豈不惜命今有楮券四百聊奉
希顏表意爲我轉限兩三箇月我當向臨安借貴要
之力與樞密院討箇人情上面先說得停妥方敢出
頭希顏念吾平日交情休得推委郭擇本不欲受只
恐汪革心疑生變乃佯笑道平昔相知自當効力何
勞厚賜暫時領愛容他日儘還却待舒手去接那楮

券誰知王觀察王立站在牕外聽得汪革將楮券送
郭擇自己却沒甚賄賂帶着九分九釐解態不覺大
怒拍牕大叫道好都監樞密院奉聖旨着本郡取謀
反犯人乃受錢轉限誰人敢擔這干係原來汪世雄
率領壯丁正伏在壁後聽得此語即時躍出將郭擇
一索捆番罵道吾父與你何等交情如何藏匿聖旨
文書喫騙吾父入郡陷之死地是何道理王立在牕
外聽見勢頭不好早轉身便走正遇着一條好漢提
着朴刀攔住那人姓劉名青綽號劉千斤乃汪革手
下第一箇心腹家奴喝道賊子那里走王立拔出發

刀劈開羣路向前早破劉青左臂上砍上一刀王立
負痛而奔劉青緊步趕上只聽得莊外喊聲大舉莊
客將從人亂砍盡皆殺死王立肩胛上又中了一杆
刀情知逃走不脫便隨刀仆地粧做僵死莊客將撓
鈎拖出和衆死屍一堆兒堆向牆邊汪革當廳坐下
汪世雄押郭樺當面搜出袖內文書一卷汪革看了
大怒喝教斬首郭樺叩頭求饒道此事非關小人都
因何縣尉妄稟拒捕以致太守發怒小人奉上官差
委不得已而來若得何縣尉面對明白小人雖死不
恨汪革道砍下你這驢頭也罷省得那狗縣尉沒有

了證見分付權鎖在耳房中、教汪世雄卽時往炭山
冶坊等處、凡壯丁都要取齊聽令、却說炭山都是村
農怕事聞說汪家造反、一箇箇都向深山中藏躲、只
有冶坊中大牛是無賴之徒、一呼而集約有三百餘
人都到莊上、殺牛宰馬、權做賞軍、莊上原有駿馬三
四日行數百里、價值千金、那馬都有名色叫做

惺惺驕

小驄騾

番婆子

又平日結識得四箇好漢、都是膽勇過人的、那四箇

龔四八

董三

董四

錢四二

其時也都來莊上、開懷飲酒、直喫到四更盡、五更初

衆人都醉飽了，汪葦花縛起來，真像箇好漢。

頭總旋風髻

身穿白錦袍

翰鞋靴脚緊

裏肚緊身牢

多帶穿揚箭

高繫斬鐵刀

雄威真罕見

麻地顯英豪

汪葦自騎着番婆子控馬的，用着劉青，又是一箇不良善的，怎生模樣。

剛鬚環眼威風凜

八尺長軀一片錦

千斤鐵臂敢相持

好漢逢他打寒噤

汪葦引着一百人爲前鋒，董二董四錢四二共引三

百人爲中軍，汪世雄騎着小驄，那教驍四人騎着，握握，驕相隨，引一百餘人，押着郭都監爲後隊，分發已定，連放三箇大砲，一齊起身，望宿松進發，要拿何縣尉，正是。

人無害虎心

虎有傷人意

離城約五里之近，天色大明，只見錢四二跑上前，向汪革說道：「要拿一箇縣尉，何須驚天動地，只消數人突然而入，縛了他來，就是江革道：此言有理，就教錢四二押着大隊屯住，單領童三、童四、劉青和二十餘人前行，望見枝蔭，一羣小兒連臂而歌，歌曰：

二六佳人姓汪

偷前船兒過江

過江能幾日

一杯熱酒難當

歌之不已，汪革策馬近前叱之，忽然不見，心下此疑到縣前時，已是早衙時分，只見靜悄悄地，絕無動靜，汪革却待下馬，只見一箇直宿的老門子，從懸裏面唱着哩，隨花兒的走出，被劉青一把拿住，問道：「何縣尉在那里？」老門子答道：「昨日往東村勾攝公事未回。」汪革就教他引路，送出東門，約行二十餘里，來到一所大廟，喚做福慶侯廟，乃是一邑之香火，本邑奉事甚謹，最有靈應。老門子指道：「每常官府下鄉，只在這

廟裏歇宿可以問之汪革下馬入廟廟祝見人馬雄
壯刀仗鮮明正不知甚人唬得尿流屁滾地迎接
汪革問他縣尉消息廟祝道非晚果然在廟安歇今
日五更起馬不知去向汪革方信老門子是實話將
他放了就在廟裏打了中火遣人四下踪跡縣尉並
無的信看看捱至申牌時分汪革心中十分焦燥教
取火來把這福應侯廟燒做白地引衆仍回舊路對
青道縣尉雖然不在却有妻小在官廨中若取之爲
質何愁縣尉不來汪革點頭道是行至東門尚未昏
黑只見城門已閉却是王觀察王立不曾真死負痛

逃命入城將事情一一稟知巡檢那巡檢唬得面如土色一面分付閉了城門防他囉喙一面申報郡中說汪革殺人造反早早發兵勦捕再說汪革見城門閉了便欲放火攻門忽然一陣怪風從城頭上旋將下來那風好不利害吹得人毛骨俱悚驚得那匹番婆子也直立嘶鳴倒退幾步汪革在馬上火叫一聲直跌下地來正是

未知性命如何

先見四肢不舉

劉青見汪革墜馬慌忙扶起看時不言不語好似中惡模樣不省人事劉青只得抱上雕鞍董三董四左

右防護劉青控馬而行轉到南門却好汪世雄引着
二三十人帶着火把接應合爲一處又行二里汪掌
方纔甦醒叫道怪哉分明見一神人身長數丈頭如
車輪白袍金甲身坐城堦上脚垂至地神兵簇擁不
計其數旗上明寫福應侯三字那神人舒左脚踢我
下馬想是神道怪我燒毀其廟所以爲禍也明早引
大隊到來白日裏攻打看他如何汪世雄道父親還
不知道錢四二恐防累及已有異心不知與衆人如
何商議了他先洋洋而去以後衆人陸續走散三停
中已去了二停父親不知回到家中再作計較汪掌

聽罷，愀恨不已。行至屯兵之地，見龔四八所言相同。郭擇還鎖押在彼。汪革一時性起，拔出佩刀，將郭擇劈做兩截，引衆再回麻地坡來。一路上又跪散了許多人。到莊點點人數，止存六十餘人。汪革歎道：「吾素有忠義之志，忽爲奸人所陷，無由自明。初意欲擒拿縣尉，究問根由，報仇雪恥。因借府庫之資，招徠豪傑，造宕江淮，驅除這些貪官污吏，使威名蓋世。然後就朝廷思撫爲國家出力，建萬世之功業。今吾志不就，命也。對龔四八等道：「感衆兄弟相從，不舍。吾何忍負累，今罪犯必死，此身已不足惜。衆兄弟何不將我擲

去送官自脫其禍龔四入等齊聲道哥哥說那里話我等平日受你看顧大恩今日患難之際生死相依豈有更變哥哥休將錢四二一例看待汪革道然雖如此這麻地坡是箇死路若官兵一到沒有退步大抵朝廷之事虎頭蛇尾且暫爲逃難之計倘或天天可憐不絕盡注門宗祀此地還是我子孫故業不然我汪革魂魄亦不復到此矣言訖撲簌簌兩行淚下汪世雄放聲大哭龔四入等皆泣下不能仰視汪革道天明恐有軍馬來到事不宜遲矣天荒湖有漁戶可依權且躲避乃盡出金珠將一半付與龔三龔四

教他變姓易名往臨安行都爲賈布散流言說何縣尉迫脅汪革實無反情只當公道不平逢人分析那一半付與龔四入教他領了三歲的孫子潛往吳郡藏匿官府只慮我非去通虜決不疑在近地事平之後逕到嚴州遂安縣尋我哥哥汪師中必然收爾乃將三匹名馬分贈三人龔四入道此馬毛色非凡恐被人識破不可乘也汪革道若遺與他人有損無益提起大刀一刃一匹三馬盡皆殺死莊前莊後放起一把無情火必剝剝燒得烈焰騰天汪革與龔董三人就火光中灑淚分別世雄妻張氏見三歲的孩

兒去了，大哭一場，自投於火而死。若汪革早聽其言，豈有今日正是。

良藥苦口

忠言逆耳

有智婦人

賽過男子

汪革傷感不已，然無可奈何。天色將明，分付莊客不願跟隨的，聽其自便。引了妻兒老少和劉青等，心腹三十餘人，逕投望江縣天荒湖來取五隻漁船，分載人口，搖向蘆葦深處。蒞岸，話分兩頭。却說安慶李太守見了宿松縣申文大驚，忙遣文書各上司處申報。一面行文各縣，招集民兵，討賊江淮。直使劉光

祖將事情裝點大了奏聞朝廷旨意倒下樞密院着
本處統帥約會各郡軍馬合力勦捕毋致蔓延到光
祖各郡調兵到者約有四五千之數已知汪革燒毀
房舍逃入天荒湖內又調各處船兵水陸並進又支
會平江一路用兵邀截以防走逸那領兵官無非是
都監提轄縣尉巡檢之類素聞汪革號勇黨與甚衆
人有畏怯之心陸軍只屯在望江城外水軍只屯
在裏湖港口搶擄民財清潔糧餉那箇敢下湖捕賊
住了二十餘日湖中並無動靜有幾箇大膽的乘箇
小撐船悄悄探出去望見蘆葦中煙火不絕遠遠的敲

盡

聲敲響不敢近視，依舊擗轉，又過幾日，煙火也沒了。鼓聲也不聞了，水哨稟知軍官，移船出港，隨糧播鼓，搖旗吶喊，而前揚入湖中，連打魚的小船都四散躲過，並不見一隻。向蘆葦煙起處搜看時，鬼腳跡也沒一箇了。但見幾隻破船上堆却木屑和草根，燬得船板焦黑，淺渚上有兩三面大鼓，鼓上縛着竿，連竿也餓得半死了。原來鼓聲是半蹄所擊，煙火乃木屑汪革從湖入江，已順流東去，正不知幾時了。軍官懼罪，只得將船追去，行出江口，只見五箇漁船一字兒泊在江邊，船上立着箇漢子，有人認得這船是天荒湖。

程並德加
兵佔去後
若朝法能
用之五六
待其力性
數日或

內的漁船擺船去拿那漢子查問時那漢子哈着眼淚告訴道小人姓樊名速川中人氏因到此做些小商販買賣已畢與一箇鄉親同坐一隻大船三日前來此江口撞着這五箇漁船船上許多好漢自稱汪十二爺要借我大船安頓人口將這五箇小船相換我不肯時腰間拔出雪樣的刀來便要殺害只得讓與他去了你看這箇小船怎過得川江累我重復覓船好不苦也船上兩箇單官商量道眼見得換船的汪十二爺便是汪葦了他人衆已散只有兩隻大船容易笑計了且放心趕去行至采石磯邊見江面上

擺列戰艦無數，却是太平郡差出軍官領水軍把截。采石盤詰行船，恐防反賊汪華走逸，打聽的實，兩處軍官相會安慶軍官說起汪華在湖中逃走入江，劫了兩隻大客船，裝載家小之事，料他必從此過。小將跟尋下來，如何不見采石軍官聽說，大驚，頓足道：「我被這奸賊騙過了也！」前兩日辰牌時分，果有兩隻大客船，船中滿載家小其人，冠帶來謁，自稱姓王，名中，一為蜀中參軍任滿，赴行都陞補，想來汪字半邊是王字，韋字下截是中一二字，此人正是汪華，今已過矣。不知何往矣。兩處軍官度道失了汪華，正欲料捕。

不過只得從實申報上司上司可見汪革踪跡神出鬼
沒愈加疑慮請樞密院懸下賞格畫影圖形各處張
掛有能擒捕汪革者給賞一萬貫官陞三級獲其嫡
親家屬一口者賞三千貫官陞一級却說汪革乘着
兩隻客船逕下太湖過了數日聞知官府按捕緊急
料是藏躲不了將客船擊沉湖底將家小寄頓一箇
打魚人家多將金帛相贈約定一年後來取却教劉
青銀隨兒子汪世雄問道往無爲州漕司出首說父
親原無反情特爲懸尉何能陷害見今逃難行都乞
押去追尋免致與兵調餉此乃你全家門之計不可

遲滯世雄被父親所逼只得去了。漕司看了汪世雄首詞問了備細差官鎖押到臨安府候獲汪革一面稟知樞密等院衙門去訖。却說汪革發脫家小單單剝得一身改換衣裳。逕望臨安而走在城外住了數日不見兒子世雄消息。想起城北廂官白正係向年相識乃夜入北關叩門求見。白正見是汪革大驚便欲走避。汪革扯住說道：「兄長勿疑。某此來束手投罪非相累也。」白正方纔心穩。問言：「官府捕足下甚急何爲來此？」汪革將冤情告訴了一遍。如今願借兄長之力得箇斷自明。死亦無恨。白正留汪革住了一

行漢

宿次早報知樞密府遂下於大理院獄中獄官拷問他家屬何在及同黨之人姓名汪革道妻小都死於火中只有一子名世雄一向在外做客並不知情莊丁俱是村民各各逃命去訖亦不記姓名獄官嚴刑拷訊終不肯說却說白正不願領賞紀功陞官心下十分可憐汪革一應獄中事體皆他周旋臨安府聞說反賊汪革投到把做異事傳播董三董四知道了也來暗地與他使錢大尹院上官下吏都得了賄賂汪革稍得寬展遂於獄中上書大略云

臣汪革於某年某月投匭獻策願倡率兩淮忠義

爲國家前驅破虜恢復中原臣志在報國如此豈
有戒心不知何人謗臣爲反又不知所指何事願
得其人與臣面質使臣心迹明白雖死猶生矣

天子見其善乃詔九江府押送程彪程虎二人到行
都并下大理鞠問其時無爲州漕司文書亦到汪世
雄也來了那會留一日好不熱鬧汪革父子相會一
段悲傷自不必說看見對頭却是二程兄弟出自意
外到喫一驚方說得這場是非的來歷刑官審問時
一程全無他話只借汪革所寄洪恭之書爲據汪革

詳道書中所約秋涼或到原款置買太湖孫湖蕩並

非別情刑官道洪恭已在逃了有何對證汪世雄道
聞得洪恭見在宣城居住只拿他來審便知端的刑
官一時不能決權將四人分頭監候行文寧國府去
了不一日本府將洪恭解到劉青在外面已自買囑
解子先將程彪程虎根由備詞與洪恭說了洪恭料
得沒事大看膽進院遂將寫書推薦二程約汪華來
看湖蕩及汪家賞發薄了二人不悅并贈絹不受之
故始末根由說了一遍汪華回書被程彪程虎藏匿
不付兩頭懷恨遂造此謀誣陷平人更無別故堂上
官錄了口詞向獄中取出汪家父子二程兄弟面證

程虎程虎見洪恭說得的實了、無言可答、汪革又將何縣尉停泊中途、詐稱拒捕、以致上司激怒等因、說了一遍、問官再四推鞠、無異、又且得了賄賂、有心要周旋其事、當時判出審單、略云

審得犯人一名汪革、頗有俠名、原無反狀、始因二程之私怨、妄解書詞、繼因何尉之訛言、遂開兵燹、察其本謀、實非得已、但不合不行告辨、糾合兇徒、擅殺職官、郭擇及土兵數人、情雖可原、罪實難宥、思其束手自投、顯非抗拒、但行兇非止一人、據革自供、當時逃散、不記姓名、而奇縣申文、已有劉青

名字合行文本處訪拿治罪不可終成漏網草于
世雄知情與否亦難懸斷然觀無爲州首詞與同
惡相濟者不佞似宜准自首例姑從未減汪革照
律該凌遲處死仍梟首示衆决不待時汪世雄杖
脊發配二千里外程彪程虎首事妄言杖脊發配
一千里外俱俟兇黨劉青等到後發遣洪恭供明
釋放縣尉何能捕賊無才罷官削籍

獄具覆奏天子聖旨依擬劉青一聞這箇消息預先
漏與獄中只勸汪革服毒自盡汪革這一死正應着
宿松城下小兒之歌他說二六佳人姓汪汪革排行

七

十二也。偷箇船兒過江，是指劫船之事。過江能幾日，一盃熱酒難當。汪革今日將熱酒服毒，果應其言矣。古來說童謠，乃天上癸惑星化成小兒，預言禍福。看起來，汪革雖不曾成什麼大事，却被官府大驚小怪。起兵調將，騷擾幾處州郡，名動京師，憂及天子，便有童謠預兆，亦非偶然也。閒話休題，再說汪革死後，大理院官驗過，仍將死屍梟首懸掛國門。劉青先將屍骸藏過半夜裏，偷其頭去，棄葬於臨安非門十里之外。次日私對董三說，知其處，然後自投大理院將一應殺人之事，獨自承認，又自訴偷葬主人之情。大理

院官用刑嚴氣備諸毒苦要他相出羣是處終不肯
言是夜受苦不過死於獄中後人有詩贊云

從容就獄申王法

慷慨捐生報主恩

多少朝中食祿者

幾人殉義似劉青

大理院官見劉青死了就笑箇完局獄中取出汪世
雄及程彪程虎決斷發配董三董四在外已自使了
手脚買囑了行杖的汪世雄皮膚也不曾傷塌程彪
程虎着實喫了大虧又兼解子也受了買囑一路上
將他兩箇難爲行至中途程彪先病故了只將程虎
解去不知下落那解汪世雄的得了許多銀兩剛行

殺人快人

節見注
死力
可待人

得三四百里，將他縱放。汪世雄躲在江湖上，便鋪棹
賣藥爲生，不在話下。再說董三、董四，收拾了本錢，往
姑蘇尋着了葉四八，領了小孩子，又往太湖打魚人
家尋了汪家老小，三箇人扮作僕者模樣，一路跟隨，
直送至嚴州遂安縣汪師中處。汪平問知詳細，感傷
不已，撥宅安頓。葉董等都移家附近居住，却有汪平
銜護地方，上誰敢道箇不字。過了半載，事漸冷了。汪
師中遣葉四、董四二人往麻地坡查埋舊時產業。
那邊依舊有人造炭冶鐵，問起緣故，却是錢四二爲
主，倡率鄉民做事，就頂了汪革的故業。只有天荒湖

漁戶不肯從願董四大怒罵道這反覆不義之賊恁般享用得好心下何安我拚着性命與汪信之哥哥報仇提了朴刀便要尋錢四二賭命龔四人止住道不可不可他既在此做事鄉民都幫助他的寡不敵衆枉惹人笑不如回復師中再作道理二人轉至宿松何期正在郭都監門首經過有認得董四的閒着口對郭都監的家人郭興說道這來的矮胖漢便是汪革的心腹幫手叫做董學排行第四郭興聽罷心下想道家主之仇如何不報讓一步過去出其不意從背心上狠的一拳將董四搗倒急叫道拿得反賊

汪華子丁殺人的兇徒在此宅裏奔出四五條漢子
出來衝坊上人一擁都來唬嚇與四人不敵相救一
道便走了郭興招引地方將董四背剪切起頭髮都
捋得乾乾淨淨一步一棍解到宿松縣來此時新縣
官尚未到任何縣尉又深官去了却是與史堂印不
敢自尊轉解到安慶李太守處李太守曰前番汪華
及情不實輕事重報彼上司埋害了一場不勝懊悔
今日又說起汪華頭也疼將起來反怪地方多事罵
道汪華殺人一事奉聖旨處分了當與保性命已償
過了如何又生事擾害那與史與他起解好不曉事

危言必
要法此
及自
於此
王西

曠教將董四放了郭興和比方人等一場沒趣而散
董四被郭家打傷負痛奔回延安縣去却說董四二
先回將錢四二占了炭冶生業及董四被郭家拿住
之事細說一遍汪平度道必然解郡却待差人到安
慶去替他用錢營幹忽見董四九着頭奔回訴說如
此如此若非李太守好意性命不保汪平道據官府
口氣此事已撤過一邊了雖然董四哥喫了些虧也
得了箇好消息又過幾日汪平自引了家童二十餘
人來到麻地坡尋錢四二與他說話錢四二問知汪
平自來如何敢出頭帶着妻子連夜逃走了到徽

子亦有
之

下房屋家計汪孚道這不義之物不可用之賞與本
地炭戶等儘他搬運房屋也都拆去了汪孚買起木
料燒磚造瓦另蓋起樓房一所將汪革先前炭冶之
業一一查清仍舊汪氏管業又到天荒湖拘集漁戶
每人賞賜布鈔以收其心這七十里天荒湖仍爲汪
氏之產又夫人向郡中上下使錢做汪孚出名批了
執照汪孚在麻地坡住了十箇多月百事做得停停
當當畱下兩箇家人掌管自己回遂安去不一日哲
宗皇帝晏駕新天子卽位頒下詔書大赦天下汪世
雄隨啟回家到遂安拜見了伯伯汪師中抱頭而哭

聞得一家骨肉無恙，母子重逢，小孩兒已長成了，是汪乎取名叫做汪千一。汪世雄心中一悲一喜，過了數日，汪世雄稟過伯伯、同董三到臨安走遭，要將父親骸骨奔歸埋葬。汪乎道：「此是大孝之事，我如何阻當？但須早去早回。」此間武彊山廣有隙地，風水儘好。我先與你尋埋葬事。汪世雄和董三去了，一路無事。不一日，負骨而回，重備棺木，殯殮擇日安葬。事畢，汪乎向姪兒說道：「麻地坡產業雖好，你父親在彼，挫了威風，又地方多有仇家，龔四八和董三、董四多有人認得，你去住不得了。我當初爲一句閒話上觸了你。」

父親擊口氣走向麻地坡去了，以致弄出許多事來。今日將我的產業盡數讓你，一來是見成事業，二來你父親墳塋在此，也好看管也。教你父親在九泉之下消了這口怨氣，那麻地坡產業我自移家往彼居住，不怕誰人奈何得我。汪世雄拜謝了伯伯。當日汪平將遂安房產帳目盡數交付汪世雄，明白童僕也分下一半，自己領了家小，向麻地坡一路而去。從此遂安與宿松分做二宗，往來不絕。汪世雄憑藉伯伯的財勢地方，無不信服，只爲妻張氏赴火身死，終身不娶，專以訓兒爲事。後來汪千一中了武舉，直做到

親軍指揮使之職子係繁盛無比這段話本叫做汪
信之一死救全家後人有詩贊云

烈烈轟轟大丈夫

出門空手立家模

情真義士多幫手

賞薄宵人起異圖

仗劍報仇因迫吏

挺身就獄爲全孥

汪孚讓宅真高誼

千古傳名事豈誣

第三十九卷